

戰時小叢刊之五

車輪炸下的南中國

曹聚仁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五

轟炸下的南亞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上卷

劫後的虹口……………	柯靈	一
虹口餘生記……………	梅生	三
脫走於虹口之絕境……………	胡維九	一一
屠場巡視……………	惠羣	一五
南市視察記……………	陳天賜	一七
閘北大火記……………	佚名	一九
上海西站巡禮……………	方之中	二三
炸彈下的浦東……………	黃彥昇	二八
炸彈下的浦東中學……………	寧堅	三一
救護車被炸……………	曹聚仁	三四
中央造幣廠被炸目睹記……………	江路生	三五
逃出死亡綫的難民……………	蔣逸霄	三七
沒了家的人們……………	徐志麟	四〇
砲火下的包身工……………	許幸之	四四
嚇瘋了的母親……………	景江	四八
一個被炸死的孩子……………	景江	五二

下卷

蘇州河中的五日夜……………	西民	五四
南京路慘炸日擊記……………	潘子農	五七
京滬途中……………	周文	六一
恐怖列車……………	林娜	六五
從上海到蘇州……………	王瑩	六九
兩月來敵機轟炸蘇州記……………	鶴仍	七二
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	劉良模	七七
南京在空襲下……………	徐志麟	八一
敵機轟炸松江餘生記……………	陸筱丹	八三
松江火車站蒙難記……………	吳大千	九二
松江的浩劫……………	夏征農	九五
在轟炸下遊歷蘇浙皖贛四省……………	朱鏡冰	九九
飛機翼下的廣州……………	穆時英	一〇六
敵機首次寇粵記……………	陳乃英	一一七
敵艦陷襲金門記……………	佚名	一一九

上 卷

劫後的虹口

柯 靈

民族抗戰的必死的決心，永遠是世界上最犀利的武器。上海戰事發生以後，我軍的節節勝利，便是這種真理的最好說明。

最近浦東和楊樹浦方面，都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我軍一直挺進，並且已經佔領了匯山碼頭。浦東和虹口各地燃起了猛烈的烽火，一到晚上，在全市的一角，我們引頸東望，就看得見天際一抹慘紅的火光。

在虹口，本來還有着不少來不及逃避，或者無力逃避的中國的民衆，蟄伏在槍林彈雨之中；在這兩天裏面，却都倉皇雜亂，紛紛從那邊冒險逃了出來。從這裏我們也可以想像，那邊的情形是如何的緊張了。據從虹口逃出來的難民說：目前的虹口，已經成了恐怖的地獄。

在最初的幾天，那邊已經成了一個死寂的境地，日軍帶着驚怖的神色，在馬路上佈防，放哨，有的坐着軍用汽車，沉默而匆忙地開向前線，但區內的居民，却全都躲在屋子裏面，苟延殘喘，因為他們不能到街上去，一出門，就要遭遇着危險。

戰地的民衆，是可以在日兵隨便的一舉手之間失去了生命的。

最近兩天來，情形却突然變了。死一般的滯重變成了極度的緊張；恐怖的空氣中間，夾雜了慌亂和窒息。

因為我軍已經逐漸逼近敵方猛烈的炮彈的襲擊，有許多地方開始起了火，漸漸地，延燒的區域擴大起來；昨天，從提籃橋到公平路一帶的住房，就整日被火吞噬着，簡直成了可怕的火窟。

被火燒去了住處的，就冒險向安全地帶逃，還未延燒着的，仍然在屋子裏死守着。

從前三天起，日軍通知未逃的住戶，晚上一律要滅絕燈火，以避免我空軍的夜襲，但有沒有燈火全無關係，反正四面漫天的紅光，已經照得到處通明。

槍聲，炮聲，本來祇能斷續地聽到，在遠處爆裂出來的，這時候就漸漸向耳朵旁邊移近，而且密如聯珠，徹夜不絕，危險越來越多，看看死守在屋子裏面也不可能了；但驚恐中却有着有一點安慰，因為這槍聲帶來的是可喜的消息，我們的軍隊更加接近敵軍了。

到前天早晨虹口還有未逃出的民衆，敵軍用斧頭砍開民房，將難民驅逐，立刻進來堆砂包，作工事，但是他們工事未完，我軍的前哨已經到了。

失了家的民衆大批經過裏虹橋向外白渡橋以南逃避。

馬路上滿佈着殺氣，日軍往來更忙了，有些慌張，在絕望以前的最後的掙扎。在街角，在巷口，倒臥着許多失去了生命的我們的同胞，有些是中流彈傷的，有些都是被兇殘暴虐的日軍刺殺的，狼籍的

尸體，斑剝的血痕，洗刷不清的民族仇恨！

逃難的人倘使帶着一些箱籠什物，都要受日軍嚴厲的檢查，有人親眼看見，一個老頭子，因為橫統裏塞着一捲鈔票，查出以後，槍刺進了他的胸口，誰也不知道他是犯了什麼忌諱。

莊源大日新里的一個住戶，一家三口，母親、兒子、媳婦。母親正病着，兒子先帶走了妻子，再回去要背他母親出來，都沒有得到允許，就被強迫送了出來，他們在路上哭着，到處告訴路人，問有沒有辦法再到虹口去把那年老的病人救出來。

總之，那邊正不知串演着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

可是虹口日軍的滅亡的悲劇，恐怕不久也要接着開幕了吧！

（早報）

虹口餘生記

梅生

上海自戰事爆發之後，虹口及楊樹浦一帶，遂與外界消息，完全隔絕。所以要得該禁區中的消息，比了要得別一個星球中的消息，有着同樣的困難。但是昨天記者却得了一個意外的收穫。

八一三的前一日，記者自東熙華德路，挈眷避居滬西，至翌日上午，同居的陳君，也突然挈眷來就。陳君本在一家日本船公司中供職的，已有十一年的歷史。說得一口純熟的日本話，所以於八月的下旬，謀得了敵軍海陸二方簽證的二面頭照會，許與在兆豐路以東的地區之內，逗留三日。當時，陳

君便邀着二個熟識的日本浪人，陪同着往東熙華德路寓所去，相機的搬取存在戰區中的傢具雜物。在一個十分炎熱的清晨，那時是八月快將過完了，陳君懷着一紙常人所不易兌得的通行證，與匆匆的由二個浪人，陪着繞道而往虹口，約定着第三天下午準回來。可是很快地過了三天，音信杳然。一星期過去了，還沒有回來。而前線的戰事，每天是那樣的緊張。從虹口中，所傳出的消息，總是居民被敵寇的大量屠殺。於是他的眷屬，以及和他相識的，無不意識着他必已慘遭不幸了。

至本月初旬，經多方探詢，尚是一些沒有好消息。而他的夫人，又憂急成病。把屋子退租了，回了浙東原籍去。可是在本月二十五日的深晚，陳君却突然地回來了。雖然面目黎黑，本來是不肥不瘦的身材，現已變成骨瘦如柴，可是他的生命，經了這麼五十餘天的磨折，總算還是無恙。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爲之慶幸不已。

敵對便衣隊之恐慌

據陳君稱：於八月末，進入戰區之後的翌日，便失去自由。雖有海陸空軍所簽證之護身符，亦不足以作護身之用。隨身所攜法幣六十餘元，和那紙護身符，在被解往大連灣路某特務機關時，便被沒收。經略詢幾句口供之後，便被指爲便衣隊。嗣經一相識之浪人，代爲說項，始未被判處死刑而被拘禁在。一批待決的難民之中。過了二天，經原來陪同前往的二個浪人，代爲設法，始得出獄，但以給日方服務爲交換條件的。

自被釋出之後，因為陳君精諳日語，於是便被任爲舌人。最初，服務於若干浪人機關中。後輾轉遷調海軍陸戰隊，及陸軍的各機關，竟頗得各方的優待。在海軍陸戰隊中服務時，日得日幣一元的酬報。在陸軍中，竟日得一元半。但所給者，均爲日幣，所以在事實上，也不啻是一宗廢紙。

據陳君稱，在虹口區中，殺戮之慘，真令人有些不忍卒睹。而日軍的屠戮我國平民，其動機，實也是懼怕我們的便衣隊。在虹口區中的便衣隊，却是神出鬼沒。往往當三五敵軍，行經一地時，突然的槍彈自天外飛來，就應聲倒地一二人。事變既發，於是便在附近各里弄中，大舉搜捕，可是十次之中，便是十次的毫無所獲。於是便一半由於恐懼，一半由於憤恨，而把若干搜得而毫無佐證的難民，屠戮一陣。他們以爲發槍的便衣隊，必在其中，實則在此大羣的難民之中，是否雜有便衣隊，還是一個疑問。

隨軍僧侶超度亡魂

敵人迷信之深，殊爲可笑。敵艦駛滬時，常有隨軍帶來的幾個僧侶，爲陣亡軍士，唸經超度的。日人的唸經，最少以六人爲一組。據說，在戰前，上海共有僧侶四十餘人，戰事發生後，這原來的僧侶四十餘人，不敷支配，所以除不絕索討救兵之外，索討僧侶，也是軍隊中的急務之一。

每六人一組的唸經，並超度亡魂，須三日始能畢事。所以現在全滬雖有日本僧侶近百人，還是顯着十分忙碌。因此輩僧侶，除超度亡魂之外，同時，還得給軍士們念護身經之類。此類護身經，在軍隊中，極爲寶貴，非尉官及其以上的將士，是沒有懸帶權利的。此類護身經，並非有何特別的東西的。普通都

是念在普通佛符上的。不過在普通佛符左上角，印上二顆紅印，便是有護身經五十遍，或一百遍，念在上而，而爲將士們的護身至寶的。據說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鬼，這東西，也是敵軍所十分懼怕的。他們在虹口區中，雖然是殺人不怕血腥氣，但是他們却很憂慮這些被屠的無辜平民的陰魂不散，而向之作祟。所以日本僧侶們，於嘯經超度陣亡將士之餘，也常設醮而爲死難的中國平民超度。某次，日侵滬陸軍中，曾有士兵們，於深夜巡邏時，發現着倒臥道旁，口吐白沫的日人，此後此類怪事，曾屢次發生，而蘇醒過來的，都說是遇見了中國鬼。於是日軍中對於中國鬼的恐懼，更不亞於中國便衣隊。

四百個隨營妓女

敵軍中的營妓，是世界聞名的。在一二八時，在滬，也曾一度的膾炙人口。據說，這次也有些不敷分配之苦。敵軍的營妓，也是分着「徵」「募」二項的。「徵」的，是在平時，也隨軍而供士兵蹂躪的。其比例，爲五百至八百士兵，對一妓。但在戰時的比率，是四百士兵，對一妓，所以在軍隊出發之後，募集「志願妓」，也是十分忙碌。不過在事實上，往往是不能招募足額。在上海，現在共計有陸軍十萬至十四萬之間，（連死傷的包含在內，）可是營妓的總數却尚不足四百人。（據說在華北的營妓更少。）所以日本軍每至一地，便不免於蹂躪當地的婦女，而顧不得所謂皇軍的體面了。

在日本，營妓的年齡，普通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很少有在三十歲以下的。因爲妓女之隨營的，普

通都是市間年老色衰，無人領教的妓女，才去應徵。或被鴇母送給軍隊中，而榨取其最後的一滴血肉代價的。在營妓之中，雖然都是些半老的徐娘，但是據說，還是分着二個等級。日妓，是算第一等，待遇較優，每天接客以十次爲限。一等兵以上的，才許問鼎。鮮妓及東北籍的營妓，爲第二等。供普通士兵，及鮮籍士兵洩慾之用。東北籍軍，不許嫖妓的，但蹂躪當地婦女，却也不加禁止。

第一流營妓，每星期經醫師檢查二次。第二流的，每星期檢查一次。若是發現着相當程度的花柳病毒，得有相當的休息。在駐滬的營妓之中，在休息期當中的，平均常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敵軍最愛我國法幣

現在的虹口區中，雖已成爲敵軍的世界，但是有一個現象，却是十分耐人尋味的，那是一切買賣，均用我國的法幣。雖然是日人與日人交易，也都拒收着日幣。在虹口區中，規定日幣一元，合華幣六角半，但若任何人，強要以日幣一元，購取七角半的貨物，店主却可招憲兵來干涉的。其理何在，陳君也不能道其究竟。有些日本奸商，以我國法幣，私行收購日幣的。其比率，爲日幣一元，購中國法幣四角，但已有二人，因事發而一被槍斃，一被押解回國。不過在事實上，我虹口區中，法幣之缺乏可說已到了極點了。

當戰事初發生時，虹口區中，尙有不少華人開設的店鋪半開門而營業着，尤以烟兌店的營業爲最佳。香烟火柴等售價，高至七八倍，酒類，也營業鼎盛。其他一切，無不顯着特殊的發達。但後因存貨售

空，無法應市，於是只得閉門歇業，而待機逃亡。但這却引起了敵軍的憤怒，指爲搗亂市面，捕獲無算。結果，用貨物換得的法幣，遂盡入了皇軍的囊橐。

敵軍在戰事初爆發時，猶多以錢易物的。嗣因有了錢，無處可得所需之物，於是在楊樹浦及虹口一帶，各貨棧間，姿意劫掠。首遭其殃的，爲各香烟公司，及糖果，餅乾廠，汽水廠，釀造廠，不論華籍或外籍的，一視同仁的加以劫掠，但近則存貨已被劫掠盡淨，所以在虹口區中，頗有以日幣一元換取香烟二十支，而無從獲得之苦。

焚屍場和虎列拉

虹口區中的死人，隨路皆是，正如平時的垃圾相仿。所以現在留居在虹口區中的難民，惟一的工役，便是被日人壓迫着移尸，及清除街道。在提籃橋，以迄楊樹浦一帶，現在共有日軍臨時所建的焚尸場十一所。最大的，每日可焚尸二百具，最小的，每日焚尸五十具。所需燃料，均爲被毀的房屋中，所檢出的木材。焚燒時臭氣四溢，真的中人欲嘔。而此十一所的焚尸場中，所焚的尸體，有時尙不及焚除虹口區中，及前綫運回的尸體。

這些焚尸場的建築，還是一個半月以來之事。所以在戰事初爆發時，虹口區中，尸體之多，更十倍於今日之所見。據說，在楊樹浦某地的一片曠場上，曾堆疊尸體三千立方米之多。這雖未經陳君之所目睹，但據說，這是並非不可能的。因爲尸體隨處皆是，所以虹口區中的蒼蠅，肥大而衆多，真使人有

些不敢致信。就是到了晚間，也是未有靜止的。

疫癘之盛行，在虹口區中，也使人談虎色變。據說，在傷兵醫院中，有一個時期，患虎疫的，竟居傷兵的一倍半。現已情形略見進步，但患者仍多。痢疾，傷寒，天花，喉痧，腥紅熱，瘧疾各種疾病，無不極度的猖獗。常有在街口駐守的士兵，突然的倒地身死了。留居在該區中的浪人，及中國居民，也頗多不及救治而死亡的。所以敵軍當局，認為戰事的難於發展，一部分的原因，是受着時疫的影響。

厭戰氣氛和宣傳物

據陳君說敵軍中的陸軍士兵，較之海軍陸戰隊，厭戰的心理，較為濃厚。在海軍中，絕少有非戰傳單發現的。但在陸軍中，却常在鬧着反戰陰謀的破獲。據有些厭戰的陸軍士兵，私告陳君說，在陸軍中，第一天若有了鼓勵士卒的小冊子的散發，第二天在軍中，便會有不少外觀相同的反戰小冊子發現着。從日本國內運來的讀物之中，也常有反戰的宣傳品夾寄着。這些宣傳品，怎麼會夾入經過檢查的印刷品中，而運來上海，那是任誰都不能知道的。

行李中，以及紙包的食物中，也是常會發現反戰宣傳品的。有時三五同伴，上街去散步一次，或是到某處去公幹一下回來時，在各人的衣袋之間，也會發現着反戰的傳單。在虹口區中，陳君也曾目睹着不少反戰或鼓動叛背的標語，發現於牆壁或電桿木上。有的，是用粉筆寫的。有的，用白紙寫的。也有是用紅字或黑字，印在彩色紙上的。

雖然那些陸軍士卒，在表面上，都表示着爲國家戰爭的精神，但偶與談及背井離鄉的說話，便無不有些兒垂頭喪氣。而更其是自前線調防回來的士兵，說起了中國軍，都在說話之間，表示着三分驚懼的神色。雖然一般的不肯表示怯懦，但是希望戰事的早日結束，得以生還却是一致的意向。某一分坦白的日軍，曾私對陳君說，陸軍中的反戰空氣，的確是十分濃厚，但是所苦的，是缺乏着非戰的健全組織。否則上海的陸軍，是早已全部叛背而革命的了。

浪人的悲哀和惡運

在一二八時，上海的日本浪人，曾有偉大的演出。但是，據說這一次的戰爭，浪人們却是走着了一部惡運。虹口區中的浪人，本來有不少是安分的僑民，在上海營着正當的營業。戰事發生之後，不拘良賤，概被領事館所徵發，而去充任着浪人。在最初幾天中，浪人們作威作福，和一二八時，並無二致。但是戰事延長到了一個月之後，在虹口區中，中國苦力的招募捕捉，日見困難，而戰事的緊張日甚。區內工事的建築，與運輸等等艱苦的工作，便光臨到了此輩浪人們的頭上來了。此輩浪人，平日大都是養尊處優慣的，一旦被壓迫着去幹這些工作，無不叫苦連天。但是在陸軍的憲兵們的鉄鞭之下，誰敢哼一個不字。

雖說浪人們的工作，都在後方，但是構築防禦工事，頗多是迫近着前線的。所以爲流彈所擊死，或擊傷的，也日有所聞。而在八月末，陪同陳君往虹口的二個浪人之一，於某一晚，在虹口某碼頭，起卸軍

火時，適遇浦東飛來一砲彈，炸去了一條腿，終因流血過多，不治而死。死後，便也投入焚尸場中焚化掉了。據說他身死之日，恰恰是他的妻子回日之後的一個月。而他在生前，也是該船公司中的職員之一，每月的薪給，是一百七十日元，遺有子女六人，長子已入伍，而在華北作戰，身後頗爲蕭條。

到了最近，在虹口的浪人羣中，更起着一個重大的恐慌，那是謠傳着上海日僑之年在四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的，（四十五歲以下的，已大半被徵入伍，）最遲在十一月間，也將有一半被徵往台灣或朝鮮編入軍隊，開往前線去作戰。所以日來在虹口區中，已有故意折斷手部，或足部，使成殘廢，而逃避兵役的浪人若干起。由此，亦足覘日人對於戰爭之恐懼的一斑。

此次陳君的所以能脫險，據說，還是那二個陪他進去，而未死的一個浪人，給他設法的。因爲這個浪人，也是於十一月間，將被徵入伍者之一，所以他對於他的未來的前途，也充滿着恐怖與悲哀。因此而發生着一點惻隱之心，徇着陳君之請，託故而把陳君送出了危險區域。

（辛報）

脫走於虹口之絕境

胡維九

起初，我已很清楚的看出全滬到處無樂土，也很憤怒的仇視一羣無組織的「搬場」之羣的無謂的自擾，我確曾綑起一副不爲騷動所擾亂而惟求沉着應付的臉譜。

十二日那天，鄰近的居民，都紛紛向蘇州河以南的「安全」區逃命，我還是不爲所動。

翌晨九時十五分，果然，敵人在閘北先揭開了戰爭的序幕。那滬東的局勢，頓成了一個大混亂。但是我還是留居於虹口，一是出於不及，二是無力逃避，三是難捨我這臥病的良妻，不得已遂終於做了餽首兒的餽子。

從十四至十八，繁華的虹口，已成了「修羅」之場，街頭除了日兵帶着驚怖的神色，放哨，佈防，和坐着馬達卡沉默而匆忙地開赴前線外，已成了死寂的境地。可憐我們無辜的同胞，整日夜躲在屋子裏苟延殘喘。我們絕不能自由的啓門張望，否則即遭殺身之禍。（虹口的民衆，在日兵的鐵蹄下，隨便有消失生命的可能！）

十九日，情形却突然變了，幾日來死一般的滯重，變成了頂度的緊張。有幾處已經着火，甚至逐漸地由茂海路，公平路，鄧脫路，兆豐路，而延燒到新記浜路來了。

傍晚，獸性的日兵，曾一度緊急地來敲開了我們的門，我祇會張大了眼睛，護着病妻在床邊怔了一陣。結果，得悉日兵的來意，是通知未逃的居民，晚上一律要滅絕燈火，以避我空軍的夜襲。

一羣被毒燄焚去了住處的難民，都慌亂地，悲慘地，扶老攜幼的冒險逃命，而我們還未曾延燒着的「幸運兒」，則仍然在屋子里死守，雖然已失掉了睡眠和飲食。

隔天，密如聯珠的槍砲聲，從遠方漸向耳邊移近，牠帶來了足以告慰的喜訊——我軍大勝。可是，我們在這裏的危險的境遇，也跟着迫切起來，我終於感覺着「死守」也不是好辦法，還是「走爲上

着」吧！

我們正打算「走」的刹那，前門突發生了斧頭砍門的巨聲。於是我妻失望地，悲泣地，不自主地喊出這樣的話：「逃也無益，還是讓我們死在家裏吧！」一團黑光頓時浮在我乏力的眼底，心頭陣陣的酸楚，幾乎失掉了我全部的知覺。「等死嗎？不值得，我們還是快從後門逃去看；即使死，也得死在青天白日能照臨的大地上！」我彷彿在牢門口打定了死的決心，我們必得往刑場去「驗明」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正身」似的；說完了一把拖着妻子沉重的脚步從後門出走。

僥倖的，溜出了弄口，但是熊熊的火正冒在距離咫尺間鄰里上空，那催淚的烟霧，蒸薰的毒火，煎熱着我倆的餘身，甚至路面也成了火山的表皮，燙得使我們不易插足在濃烟中，隱約看見賴士德學校往昔的雄姿也被敵人摧毀無餘了。

沿着賴士德的後門圍牆，摸到元芳路西安路的拐角，那一向掛着英商牌子的師善里，也在着火。了！火這敵人的毒火！可要把我們葬身火窟！唉！這時的情景，比之「死守」時更淒慘了！走吧！「走」！依然是我們不變的主意。

至西安路的上段，更緊張了，我們頓時把火看做了第二個問題。那密密的槍炮聲，能震聾了人們的耳鼓；敵人的鐵鳥，不斷地產下一顆顆流彈。轟！轟！那一聲聲巨響，一簇簇灰烟，好久佔據了裏虹橋兩塊的上空。東邊已成了一片冒着餘燼的廢墟，即使尚有矗立其間的，也不過是市廛和廠房的斷垣。

殘壁了。

再過去，那邊顯然是死路，我們便折回西安路，改向東熙華德路前進。

靠着上海銀行的牆壁向東探望，祇見數十敵軍跟一羣無恥的漢奸，在趕築工事，堆砂包，但是賊計未竟，穿便衣的我軍的前哨已經衝來了，他們便像無頭蒼蠅似的，向莊源大弄一帶狼狽竄去。

沿着華德大戲院馬寶山公司向南走去，滿以為將脫離了火山。那知在中虹橋的橋墩上去，遇見了這樣的慘事：

三四個日本浪人，在搜查逃難的行人當時我們目視一個中年的婦人，在驚恐之下，俯着身子在手慌腳亂地解開包袱的帶結。不料因為遲滯難解，竟惱怒了日本浪人，一刀就刺入少婦的腿部，加以狠命的一腳，把他踢入虹橋河。

中虹橋也「行不得也」，沒奈何又退回西安路，這時已是半夜，是月半天火的新秋之夜了。

多淒涼的夜呵！

我們在進退維谷之夜，依着一被遺棄於路邊之破卡車下，跟着一隻也在逃難的死老鼠，一塊兒蜷伏了一宵。有一次，這缺少的車胎的鐵輪，還做了我們死的替身。（那流彈祇射到牠的軀幹，而不會抓去我們難民的「難命」。）

東方被火燄照得到處通明，幾乎不辨這已是黎明的曙光。華德路上的日軍來往頻繁，而路畔則